

梅方义长篇小说《地火》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近日，作家梅方义长篇小说《地火》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火》是一部着眼当代、面向未来的煤矿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小说从20世纪90年代入手，记录了30年来中国煤炭工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煤矿最开始的炮采、人工采掘，到机械化开采，再到新时代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开采，展示了煤矿工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光辉岁月。特别是煤矿深入推进智能化、智能化发展，以及立足煤、依托煤、延伸煤、超越煤的转型发展道路，抒写了新时代煤炭工业文明的发展史，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煤炭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追求梦想的时代光芒。

梅方义系全国煤炭工业企业文化专家，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会员。已出版文集《梅苑寄情》，现供职于陕煤集团。

蒋书萍长篇小说《怀香河》出版



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近日，蒋书萍长篇小说《怀香河》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是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资助扶持项目，因其打通城乡，跨越时代地域，具有浓郁的山水和市井气息，以及人物鲜明、语言婉丽和感情真挚等诸多鲜明特点，受到著名作家贾平凹、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肖云儒、仵明等倾情推介。

这是一部关于自然生态环境题材的作品，作者历经10年之艰辛，数易其稿，精心打磨而成。小说详细讲述了21世纪初以来，怀香河的自然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条件的变化。作者运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让故事悬念迭起，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蒋书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安市首届签约作家、西安市作协副秘书长，西安市文联《文艺西安》执行主编。目前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60余万字。先后获得《延河》杂志社“生态安全”大赛征文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田亚妮散文集《简·然》面世

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近日，陕西作家协会会员田亚妮女士散文集《简·然》新书发布会在西安举行。此书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其中凝聚了作者10年创作历程的结晶，见证了其对文学的初心和执着，充满了对家人、同事、朋友和时代、生活的感恩感激之情。

田亚妮女士讲述书名的由来与意义，“简”代表一种态度，是极奢和境界，将断、舍、离融入生活中；“然”则象征着平和，不强求或干预，用宽容的心态接受和放下一切。此书以“再见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不惧风”“且停且忘且随风”“感恩漫漫长路”四个部分、147篇优美散文的容量，表达了她“真水无香——花香蝶自来”及“帮助别人成就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境界。

田亚妮女士曾荣获“陕西百名优秀创业女性”“西安最美女性”称号，担任西安市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西安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西安市装饰行业协会常务理事等。

探寻一条河流的精魂

——《渭河笔记》代序

三年前夏秋相交之际，我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程，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的渭河发源地，到陕西省潼关县的渭河汇入黄河处。四十多天里，每天都是在晨曦的晨光中出发，在浓浓的夜色中收步。

起初，我对这个超长的行程带着排斥、怀着畏惧。排斥，是因为我必须放下手头许多事情，而只是沿着一条河流行走。畏惧，是因为沿途不少地方山高山密，道路难行，且正值雨季，洪水多发。作为新闻工作者，求新求异是我的本性，而行程安排中基本都是沿岸的历史遗迹。

从出生到步入中年，我人生的轨迹虽一直沿着渭河，但却一直忽视她。长期以来，在我眼里，她普普通通，谈不上气势磅礴，谈不上仪态万方，绝大多数就那么平静地流淌，波澜不惊。在枯水季节，纤弱得似乎一握即断。直到在经历了人生无数的喜怒哀乐、起伏跌宕之后，放下繁忙的事务靠近她，静下心来沿着河岸行走，我才渐渐觉出她的博大，她的深沉，她的蕴藉，她的温婉，她的坚毅，甚至她的愤懑与快乐，她的忧虑与求索，她悲感地吟唱与酣畅地高歌。我渐渐觉出我的卑微，我的弱小，我的怯懦，我的盲目塞听和苟且沉沦，我迟钝的感官和麻木的灵魂。

行走在渭河之畔，看奔腾翻滚的河水涌流，也看辉映两岸绚丽透彻的朝阳、优柔纯净的月光。听振聋发聩的河水咆哮，也听飘荡在沿途清脆婉转的鸟鸣、轻言细语的微风。在目之所及、耳之所闻中，我尝试于心之所至，用河水的清澈涤荡我内心的尘埃，用河水的温润滋养我内心的干涸。

行走在渭河，行走在远古的迷离里。

从源头而下，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从一件件绘着图案的陶器上，我看到先民在辛劳中不忘对美的追求与向往。

历史是一个谜，一个鱼骨，一个陶罐，可能盛着许多故事与秘密。我无从得知原始先民真实详细的生存状况，无从得知他们准确的迁徙路线，也无从得知一个文明产生与消亡的原因。其实，我们无须细究这些，我们只要明白，一个部族的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更多部族的出现。文明永不消逝，人类一直延续，在成熟中延续。

在渭河之畔，中华文明的光芒从洪荒中点亮，灼灼之光在燃烧中绚丽与灿烂；在渭河之畔，人类匍匐的身体站立起来，在极目眺望中寻求远方。

行走渭河，行走在历史的长河里。从渭河雄浑的涛声里，我听到金鼓戈矛之声。从渭河翻滚的激流里，我看到战马在嘶鸣驰骋。历史成就了无数的英雄，无数的英雄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绚丽迷人。我们敬仰英雄，更应该在体悟英雄魂魄、汲取英雄精神中涵养自己，使自己成为英雄，而不是在英雄的光辉中迷失自己。

行走渭河，行走在永恒的诗篇里。在西安兴庆宫，隐约传来李白潇洒豪迈的吟咏；在长安少陵原畔杜少陵祠，恍惚间可见杜甫徘徊的足迹；在蓝田辋川银杏树的光影里，依稀可见王维孤独的身影。司马迁更是以一曲含泪带血的《史记》，唱得响彻天地，唱得千古动容。我被渭河的坚韧与执着感动。

不畏坎坷乃成其坚。哪怕是悬崖峭壁，哪

怕是乱石险滩，哪怕是群山围困，哪怕是沙地荒滩，渭河喊着号子，扬起浪花，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在峭壁上挂起飞瀑，在险滩上肆意奔跑，在群山间开辟道路，在荒滩上积淀沃土良田。

不惧途远乃成其势。八百公里的漫长旅程，她从不中止，从不懈怠，或在狭窄处携着浪花飞奔，或在宽阔处从容大气地流淌，时刻滋养着两岸，目视着前方。

在行走中，我常常驻足河畔，在汤汤河水中寻觅自己的过往，检视自己的得失与所得。

在行走中，我常常流连于一通碑石、一堆枯冢，在斜阳残风中默默站立，让思维在静止中复归于清醒。

在行走中，我探寻一条河流的精魂，虽明知终究不可悟，但这努力却无法停下。

当看到渭河汇入黄河时，我才意识到这次行走已然结束，才感慨时光的飞逝与行程的短暂。

带着冲动与激情，我完成了既定的文字任务。但是，相对于一路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相对于渭河的博大宏阔，我所能描摹得实在也太浅薄。我想，要通过更为精细的文字，记录下我所见过的渭河。这便是创作《渭河笔记》的缘由。

《渭河笔记》的创作历时两年多。耗时长，除了因为工作繁忙，也因为一些不便言说的压力让我曾几度质疑自己，甚至想中途放弃。我最终选择了坚持。我想，有时我们并不需要得到他人认可，只要自己认为所走的路是对的，无害于他人就行。依照他人的意志而行，有时会迷失自己。年轻时，我走了许多弯路，虚度了岁月，蹉跎了青春。人到中年，我不能再重复以往

的过错，时不我待，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而为。该失去的东西就失去吧，为了自己内心的获得，为了此生不再有憾。对压力的承受，促使我更为深入地思考，使自己的思想更为纯粹。

选择坚持，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感觉无论是记者还是作家，都是文字工作者，共同的职责是把好的作品献给读者，新闻与文学都来源于实践和思考，两者完全可以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对立。

在创作《渭河笔记》时，我突然想，渭河应该是幸福的，因为她有秦岭相伴始终。秦岭孕育了渭河，秦岭陪伴着渭河，不离不弃，相依相随，从溪流的源起，到目送渭河与黄河交汇。渭河的波光浪影里，总是倒映着秦岭的峻峭与巍峨。在渭河南岸，秦岭注视着渭河，以无数的涓涓细流呵护滋养着渭河。渭河注视着秦岭，以自己的婉转秀丽辉映着秦岭的肃穆与庄严。

在陕南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记录下行走于秦岭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最后整理成《秦岭笔记》出版。现在，我把自己行走于渭河之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渭河笔记》，让她与《秦岭笔记》为伴。

《渭河笔记》，是对《秦岭笔记》精神上的延续，也是对《秦岭笔记》创作手法上的否定。在创作《秦岭笔记》时，我努力在隐去事物具体性中，由内而外探求普遍的存在。在创作《渭河笔记》时，我力图完全摆脱《秦岭笔记》的模式，从具体的人物和地点入手，由外而内探求民族精神与人文传承。

《渭河笔记》完稿时，我的内心是志忑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把《渭河笔记》交给读者，让读者评判。 □张斌峰

一代人的岁月存照

——《申黎光的峥嵘岁月》序言

真，又信任我的诚实，更信任我的专业理性。对此，我自不敢懈怠。

年复一年地阅读朴实的作品，读多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我的结论是，他在不断地徐徐攀登。如果说迈向文学的山巅，需要攀登多个台阶的话，曾经徘徊于台阶之外的他，硬是靠着不懈地跋涉与坚毅地前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拾级而上，而今已站位于较高的台阶之上。这种日渐登高，不仅是简单意义上作品内在意蕴的日益丰盈和书写技巧的愈发练达，而是认知、笔法、艺术造诣和写作悟性的全面提升。是的，朴实已不再是运筹帷幄于行政岗位上的健将，而是在文学舞台上长袖善舞的歌者。他像农夫，在勤勉地耕种，将原本的荒滩开垦为一片独属他的园林，园子里姹紫嫣红，花果飘香；他像勘探队员，在艰辛地跋山涉水，将大千世界和人间烟火，既尽收眼底又化为文字的万种风情，山脉耸立逶迤，河水汹涌澎湃；他像攀岩者，在勇敢地挑战自己已有的高度，向上，再向上，岩石有多硬，他的意志就有多硬——在他文学的水准水涨船高的同时，他精神的宽度和厚度，无疑也得大幅度地扩充和拓展。也

许，他的小说还不够完美，却已具备了优秀小说的基本要素：脉络清晰，情节跌宕，人物个性鲜明，描写逼真生动。

如若对我以上评述有所怀疑，那就读一读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申黎光的峥嵘岁月》，读了，朴实小说的高低长短，读者自会明了于心。这部凝聚着他的心血，也凝聚着他智慧的长篇小说，既是他写作的新收获，也代表着他文学进程的新坐标；既是他灵魂的远方，也是他生命的故乡。小说从主人公申黎光的童年起笔，一路写下去，小写到大，大写到申黎光跨越之年才终止，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小说的情节亦真亦幻，亦实亦虚，既把一个人的生命春秋和精神冬夏悉数呈现，也把一群人在特殊年代任人摆布的宿命，极致复原。其中有温情，也有酸辛；有平坦，也有坎坷；有获得成功时的志得意满，也有遭遇挫折后的冰天雪地。在时空的纵深处，在生命的天平上，这部蕴含现实质地的小说，既是对一代人来龙去脉的梳理与追溯，更是对岁月偏离正常轨道的审视与拷问。从这个角度理解这部作品，也许才能突出它的深远价值；它是回眸苍茫岁月的纪录片，是一个时代凡俗

人间的历史档案。

熟悉朴实的人读了该书，不难知道主人公申黎光有作者的影子，也有同时代人的影子。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其虚构性特征显而易见，不可能与现实不差分毫。小说是现实的画像，但不是现实的照片。朴实的人生究竟经历了哪些风雨和起伏？在主人公申黎光的生命历程中，能找到部分答案，但不是全部答案。至于小说里都有哪些精彩纷呈的情节，塑造了哪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读者阅读后，就会一目了然。在此，我不再予以赘述。

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意义都是人赋予它的。再难忘的生活场景，如果不将其转化为文字，它都只存活于历经者的脑子里，并随历经者的老去而老去，随历经者的逝去而逝去。唯有把它记录下来，公之于众，成为供人解析的标本和思考的酵母，它才具有社会的意义。朴实把握自己的生经历、感悟、认知，写成小说，也就变得公开化、公共化。他的写作，之于站立于十字路口的人生将何去何从，之于后人将如何认识过去，也就具有了功德的属性。 □安黎

书人书事

认识郑勤先生好几年了，读过他的诗歌，欣赏过他的画作，也一起喝过几次酒，读他的长篇小说是第一次。一个学工科、教理工科的老师，能写出近二十万字小说，而且让人捧起来放不下，我深感意外。

首先，我以为郑勤先生的长篇小说《中专生》是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他不但填补了陕西文学工业题材的空白，而且是首部描写中专生的文学作品。也许我孤陋寡闻，在陕西，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几部，可我很少看到反映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陕西是工业大省，特别是西安市，但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少。郑勤先生的《中专生》，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初中中专生是一个特有的群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毕业的初中中专生，他们的人生经历是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侧面反映。网上有人替他们鸣不平，跟帖的人说什么都，但没有看到他们作为主角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郑勤先生的《中专生》首次将他们推送到读者面前，也是让人耳目一新。

其次，此书通过张仁俊、李洁羽、罗亚丽、李云鹏、王天涛、赵明辉等一批初中中专生工作、生活、恋爱、婚姻的一群，真实记录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基层技术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状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给广大读者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生动画面。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整个社会都显得那么活力四射、欣欣向荣，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对科学的崇拜，对技术的钻研，对工作的热爱，都是发自内心的自觉

行为。《中专生》里一帮年轻人废寝忘食地钻研业务、自觉自愿地技术创新，夜以继日地科研攻关，是当时工厂里的一个缩影。刚刚打开国门，国外的发展现状，深深刺激了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也激发了他们奋起直追的雄心壮志，正像书中写的那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不是一句口号，是加班加点的具体行动”。而业余时间上夜大、上电大、参加自考，都是基于这种大背景下，很多没有机会上大学年轻人的常规选择，也是当时社会的潮流。

郑勤先生毕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真正中专毕业生，毕业后，他当过技术员，负责过单位的技术工作，担任过校办工厂厂长、中专教师、高职教师和大学教师，主管过大学实训中心的教学院长。他与书中的人物一起经历了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下海打工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有理论，有实践，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掌握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也许就是这些优势，他笔下的文字虽然不高大上，所写的事情也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曲折离奇，但是他才思敏捷、文笔朴实、书写认真，抓人物特征准确，讲的故事格外吸引人，使人感同身受，仿佛刚刚经历过，很能引起共鸣。

第三，《中专生》中的人物个性明显，生动感人。特别是张仁俊、李洁羽、罗亚丽、王天涛、赵明辉、李云鹏等几个主要人物，都有呼之欲出的感觉。在《中专生》中，郑勤先生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张仁俊，从小爱学习、善思考、有决心和毅力，老师喜欢，同学羡慕，他顺利考入中专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国有企业，跳出“农门”，成了城市人，可谓一路顺风。他上夜

大，钻研业务，在生产中攻关克难，遇到问题不慌不乱，就是在工厂改制的关键时刻，他也镇静自若。在与同学、同事的交往中，他始终保持一种爱心，同情弱者、关心他人、扶贫帮困、乐善好施。把工作、生活、爱情、家庭、婚姻、友谊都处理好，非常好，给读者一个完美的男人形象。这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中专生的典范。李洁羽是《中专生》中的女一号，她聪明、漂亮、善良，工作出色，爱情专一，虽有沈浩翔疯狂追求，一见张仁俊就爱得难以自拔，但是这位女性很理智，在以后的工作和爱情中，她都比较较好地处理了这些矛盾，特别是第一个丈夫的出轨，第二个丈夫的突然去世，她很快调整自己，恢复正常，给读者一个漂亮、智慧、坚强的女性形象。郑勤先生写人物，特别是写女性，都着墨不多，形象却一个个都个性明显。再比如张仁俊的妻子罗亚丽，这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典型，但是她对护士工作的热爱绝不次于爱家庭、爱丈夫，为工作、为病人她经常加班加点，节假日甚至不休息，春节也难得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在对待危重病人时不顾一切，事迹平凡，但件件打动人。还有长相平平很有心计的女工刘娟，看似瘦弱却勇敢追求爱情的姜小敏，以及李云鹏的“农村媳妇”，这几个小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印象。

第四，《中专生》的语言朴实灵动。语言是作家表达思想、体现个性的工具。郑勤先生学的是工科，工作中多与机械打交道，他眼中的机械是有生命的，绝不是孤立的、冰冷的、僵死的。他对景物的描写也一样富有活力和想象力。郑勤先生喜欢画画，也喜欢写古体诗词，他的文字描写富有画面感，这也许就是他文字